

第四十一回

心猿遭火敗

木母被魔擒

善惡一時忘念，榮枯都不關心。晦明隱現任浮沉，隨分飢餐渴飲。神靜湛然常寂，昏冥便有魔侵。五行躡躡破禪林，風動必然寒凜。

却說那孫大聖引八戒別了沙僧，跳過枯松澗，竟來到那怪石崖前，果見有一座洞府，真個也景致非凡。但見——

迥變古道幽還靜，風月也聽玄鶴弄。白雲透出滿川光，流水過橋仙意興。猿嘯鳥啼花木奇，藤蘿石蹬芝蘭勝。蒼搖崖壑散煙霞，翠染松篁招彩鳳。遠列巔峯似畫屏，山朝澗繞真仙洞。崑崙地脉發來龍，有分有緣方受用。

將近行到門前，見有一座石碣，上鐫八個大字，乃是「號山枯松澗火雲洞」那壁廂一

羣小妖，在那裏輪鎗舞劍的，跳風頑耍。孫大聖厲聲高叫道：『那小的們，趁早去報與洞主知道，教他送我唐僧師父來，免你這一洞精靈的性命！』牙迸半個不字，我就掀翻了你的山場，躡平了你的洞府！那些小妖，聞得此言，慌忙急轉身，各歸洞裏，關了兩扇石門，到裏邊來報：『大王，禍事了！』

却說那怪自把三藏拿到洞中，選剝了衣服，四馬攢蹄，網在後院裏。着小妖打乾淨水刷洗，要上籠蒸吃哩。忽聽得報聲禍事，且不刷洗，便來前庭上問：『有何禍事？』小妖道：『有個毛臉雷公嘴的和尙，帶一個長嘴大耳的和尙，在門前要甚麼唐僧師父哩。但若牙迸半個不字，就要掀翻山場，躡平洞府。』魔王微微冷笑道：『這是孫行者與猪八戒。他却也會尋哩。我拿他師父，自半山中到此，有百五十里，却怎麼就尋上門來？』教：『管車的，推出車去！』

那班幾個小妖，推出五輛小車兒來，開了前門。八戒望見道：『哥哥，這妖精想是怕我們，推出車子，往那廂搬哩。』行者道：『不是，且看他放在那裏。』只見那小妖將車子按金木

水火土安下着五個看着，五個進去通報。那魔王問：『停當了？』答應：『停當了。』教：『取過鎗來。』

有那一夥管兵器的小妖，着兩個抬出一桿丈八長的火尖鎗，遞與妖王。妖王輪鎗拽步，也無甚麼盔甲，只是腰間束一條錦繡戰裙，赤着脚，走出門前。行者與八戒，抬頭觀看，但見那怪物：

面如傅粉三分白，唇若塗朱一表才。鬢挽青雲欺靛染，眉分新月似刀裁。戰裙巧

繡盤龍鳳，形比哪吒更富胎。雙手綽鎗威凜冽，祥光護體出門來。嘖聲響若春雷

吼，暴眼明如掣電乖。要識此魔真姓氏，名揚千古喚紅孩。

那紅孩兒怪，出得門來，高叫道：『是甚麼人，在我這裏吆喝？』行者近前笑道：『我賢姪，莫弄虛頭。你今早山路旁，高吊在松樹梢頭，是那般一個瘦怯怯的黃病孩兒，哄了我師父。我倒好意馱着你，你就弄風兒把我師父攝將來。你如今又弄這個樣子，我豈不認得你？趁早送出我師父，不要白了面皮，失了親情，恐你令尊知道，怪我老孫以長欺幼，不像模樣。』

那怪聞言，心中大怒，嘖的一聲，喝道：『那潑猴頭！我與你有甚親情？你在這裏滿口胡柴，綽甚聲經兒？那個是你賢姪？』行者道：『哥哥，是你也不曉得。當年我與你令尊做弟兄時，你還不知在那裏哩。』那怪道：『這猴子一發胡說！你是那裏人，我是那裏人，怎麼得與我父親做弟兄？』

行者道：『你是不知。我乃五百年前大鬧天宮的齊天大聖孫悟空是也。我當初未鬧天宮時，徧遊海角天涯，四大部洲，無方不到。那時節，專慕豪傑，你令尊叫做牛魔王，稱為平天大聖，與我老孫結為七弟兄，讓他做了大哥；還有個蛟魔王，稱為覆海大聖，做了二哥；又有個大鵬魔王，稱為混天大聖，做了三哥；又有個獅狍王，稱為移山大聖，做了四哥；又有個獼猴王，稱為通風大聖，做了五哥；又有個獨狻王，稱為驅神大聖，做了六哥；惟有老孫身小，稱為齊天大聖，排行第七。我老弟兄們，那時節耍子時，還不曾生你哩！』

那怪物聞言，那裏肯信，舉起火尖鎗，就刺行者。行者止是那會家不忙，又使了一個身法，閃過鎗頭，輪起鐵棒，罵道：『你這小畜生，不識高低！看棍！』那妖精也使身法，讓過鐵棒，道：『潑猴！』

『不達時務看鎗！』他兩個也不論親情，一齊變臉，各使神通，跳在雲端裏好殺——

行者名聲大，魔王手段強。一個橫舉金箍棒，一個直挺火尖鎗。吐霧遮三界，噴雲

照四方。一天殺氣兇聲吼，日月星辰不見光。語言無遜讓，情意兩乖張。那一個欺

心失禮儀，這一個變臉沒綱常。棒架滅風長，鎗來野性狂。一個是混元真大聖，一

個是正果善財郎。二人努力爭強勝，只爲唐僧拜法王。

那妖魔與孫大聖戰經二十合，不分勝敗。豬八戒在旁邊，看得明白：妖精雖不敗陣，却是遮攔隔架，全無攻殺之能；行者縱不贏他，棒法精強，來往只在那妖精頭上，不離了左右。八戒暗想道：『不好啊，行者溜撒，一時間丟個破綻，哄那妖魔鑽進來，一鐵棒，打倒，就沒了我的功勞……』

你看他抖擻精神，舉着九齒鉞，在空中裏，望妖精劈頭就築。那怪見了心驚，急拖鎗敗下陣來。行者喝教八戒：『趕上！趕上！』二人趕到他洞門前，只見妖精，一隻手舉着火尖鎗，站在那中間一輛小車兒上；一隻手捏着拳頭，往自家鼻子上捶了兩拳。八戒笑道：『這厮放賴不逞！』

你好道搥破鼻子，淌出些血來，搽紅了臉，往那裏告我們去耶？」

那妖魔搥了兩拳，念個咒語，口裏噴出火來，鼻子裏濃煙迸出，鬧鬧眼，火焰齊生。那五輛車子上，火光湧出，連噴了幾口，只見那紅焰焰，大火燒空，把一座火雲洞，被那煙火迷漫，真個是燄天熾地。八戒慌了道：「哥哥，不停當這一鑽在火裏，莫想得活；把老豬弄做個燒熟的，加上香料，儘他受用哩！快走！快走！」說聲走，他也不顧行者，跑過湖去了。

這行者神通廣大，捏着避火訣，撞入火中，尋那妖怪。那妖怪見行者來，又吐上幾口，那火比前更勝。好火——

炎炎烈烈盈空燎，赫赫威威遍地紅。却似火輪飛上下，由如炭屑舞西東。這火不是燧人鑽木，又不是老子炮丹，非天火，非野火，乃是妖魔修煉成真三昧火。五輛車兒合五行，五行生化火煎成。肝木能生心火旺，心火致令脾土平。脾土生金，金化水，水能生木，木徹通靈。生生化化皆因火，火徧長空萬物榮。妖邪久悟呼三昧，永

鎮西方第一名。

行者被他煙火飛騰，不能尋怪，看不見他洞門前路徑，抽身跳出火中。那妖精在門首，看得明白他見行者走了，却纔收了火具，帥羣妖，轉於洞內，閉了石門，以爲得勝，着小的排宴奏樂，歡笑不題。

却說行者跳過枯松澗，按下雲頭，只聽得八戒與沙僧朗朗的在松間講話。行者上前喝八戒道：「你這獸子，全無人氣，你就懼怕妖火，敗走逃生，却把老孫丟下。早是我有些南北哩！」八戒笑道：「哥啊，你被那妖精說着了，果然不達時務。古人云：『識得時務者，呼爲俊傑。』那妖精不與你親，你強要認親；既與你賭鬪，放出那般無情的火來，又不走，還要與他戀戰哩！」行者道：「那怪物的手段，比我何如？」八戒道：「不濟。」「鎗法比我何如？」八戒道：「也不濟。老豬見他撐持不住，却來助你一鎗，不期他不講耍，就敗下陣來，沒天理，就放火了。」行者道：「正是你不該來，我再與他鬪幾合，我取巧兒撈他一棒，却不是好？」

他兩個只管論那妖精的手段，講那妖精的火毒。沙和尚倚着松根，笑得駱了。行者看見

道：「兄弟，你笑怎麼？你好道有甚手段，擒得那妖魔，破得那火陣？這樁事，也是大家有益的事。」
常言道：「衆毛攢毬。」你若拿得妖魔，救了師父，也是你的一件大功績。」沙僧道：「我也沒甚手段，也不能降妖。我笑你兩個都着了忙也。」行者道：「我怎麼着忙？」沙僧道：「那妖精手段不如你，鎗法不如你，只是多了些火勢，故不能取勝。若依小弟說，以相生相尅拿他，有甚難處？」

行者聞言，呵呵笑道：「兄弟說得有理。果然我們着忙了，忘了這事。若以相生相尅之理論之，須是以水尅火；却往那裏尋些水來，潑滅這妖火，可不救了師父？」沙僧道：「正是，這也不必遲疑。」行者道：「你兩個只在此間，莫與他索戰，待老孫去東洋大海求借龍兵，將些水來，潑息妖火，捉這潑怪。」八戒道：「哥哥放心前去，我等理會得。」

好大聖，縱雲離此地，頃刻到東洋，却也無心看旛海景，使個逼水法，分開波浪。正行時，見一個巡海夜叉相擁，看見是孫大聖，急回到水晶宮裏，報知那老龍王。敖廣即率龍子、龍孫、蝦兵、蟹卒，一齊出門迎接，請裏面坐。坐定，禮畢，告茶。行者道：「不勞茶，有一事相煩。我因師父唐

僧往西天拜佛取經，經過號山枯松澗火雲洞，有個紅孩兒妖精，號聖嬰大王，把我師父攝了去。是老孫尋到洞邊，與他交戰，他卻放出火來。我們禁不得他，想着水能剋火，特來問你求些水去，與我下場大雨，潑滅了那火，救唐僧一難。」

那龍王道：『大聖差了。若要取雨水，不該來問我。』行者道：『你是四海龍王，主司雨澤，不來問你，却去問誰？』龍王道：『我雖司雨，不敢擅專；須得玉帝旨意，吩咐在那地方，要幾尺幾寸，甚麼時辰起住，還要三官舉筆，太乙移文，會定了雷公、電母、風伯、雲童。俗語云：『龍無雲而不行哩。』』行者道：『我也不用着風雲雷電，只是要些雨水滅火。』龍王道：『大聖不用風雲雷電，但我一人也不能助力；看舍弟們同助大聖一功，如何？』行者道：『令弟何在？』龍王道：『南海龍王敖欽，北海龍王敖閏，西海龍王敖順。』行者笑道：『我若再遊過三海，不如上界去求玉帝旨意了。』龍王道：『不消大聖去，只我這裏撞動鐵鼓，金鐘，他自頃刻而至。』行者聞其言道：『老龍王，快撞鐘鼓。』

須臾間，三海龍王擁至，問：『大哥，有何使命弟等？』敖廣道：『孫大聖在這裏借雨助力。

降妖。』三弟即引進見畢，行者備言借水之事。衆神個個歡從，即點起——

鯨魚驍勇爲前部，鱧獠口大作先鋒。鱧元帥翻波跳浪，鯁提督吐霧噴風。鯖太尉東方打哨，鮎都司西路催征。紅眼馬郎南面舞，黑甲將軍北下衝。鱖把總中軍掌號，五方兵處處英雄。縱橫機巧鼉樞密，妙算玄微龜相公。有諶有智鼉丞相，多變多能鼉總戎。橫行蟹子輪長劍，直跳蝦婆扯硬弓。鮎外郎查明文簿，點龍兵出離波中。

有詩爲證。詩曰——

四海龍王喜助功，齊天大聖請相從。只因三藏途中難，借水前來滅火紅。

那行者領着龍兵，不多時，早到號山枯松澗上。行者道：『敖氏昆玉，有煩遠步。此間乃妖魔之處。汝等且停於空中，不要出頭露面，讓老孫與他賭鬪。若贏了他，不須列位捉拿；若輸與他，也不用列位助陣；只是他但放火時，可聽我呼喚，一齊噴雨。』龍王俱如號令。行者却按雲

頭入松林裏，見了八戒，沙僧，叫聲『兄弟』。八戒道：『哥哥來得快啞！可曾請得龍王來？』行者道：『俱來了。你兩個切須仔細，只怕雨大，莫溼了行李，待老孫與他打去。』沙僧道：『師兄放心前去，我等俱理會得了。』

行者跳過澗，到了門首，叫聲『開門』。那些小妖，又去報道：『孫行者又來了。』紅孩仰面笑道：『那猴子想是火中不曾燒了他，故此又來。這一來切莫饒他，斷然燒個皮焦肉爛纔罷。』急縱身，挺着長鎗，教：『小的們，推出火車子來。』走出門前，對行者道：『你又來怎的？』行者道：『還我師父來。』那怪道：『你這猴頭，忒不通變。那唐僧與你做得師父，也與我做得按酒，你還思量要他哩。莫想！莫想！』

行者聞言，十分惱怒，掣金箍棒，劈頭就打。那妖精，使火尖鎗，急架相迎。這一場賭鬥，比前不同。好殺！

怒發潑妖魔，惱急猴王將。這一個專救取經僧，那一個要吃唐三藏。心變沒親情，情疎無義讓。這個恨不得捉住活剝皮，那個恨不得拿來生蘸醬。真個忒英雄，果

然多猛壯！來鎗架賭輸贏，鎗去棒迎爭下上。舉手相輪二十回，兩家本事一般樣。

那妖王與行者戰經二十回合，見得不能取勝，虛幌一鎗，急抽身，捏着拳頭，又將鼻子搥了兩下，却就噴出火來。那門前車子上，煙火迸起；口眼中，赤焰飛騰。孫大聖回頭叫道：「龍王何在？」那龍王兄弟，帥衆水族，望妖精火光裏噴下雨來。好雨！真個是——

瀟瀟洒洒，密密沉沉。瀟瀟洒洒，如天邊墜落星辰；密密沉沉，似海口倒懸浪滾。起初時如拳大小，次後來如盞盞盆傾。滿地澆流，鴨頂綠；高山洗出佛頭青。溝壑水飛，千丈玉；湖泉波漲，萬條銀。三叉路口看看滿，九曲溪中漸漸平。這個是唐僧有難，神龍助，扳倒天河往下傾。

那雨淙淙大小，莫能止息。那妖精的火勢，原來龍王私雨，只好潑得凡火；妖精的三昧真火，如何潑得好！似火上澆油，越潑越灼。大聖道：「等我捻着訣，鑽入火中！」輪鐵棒，尋妖怪打。那妖怪他來到，將一口煙，辟臉噴來。行者急回頭，燭得眼花雀亂，忍不住淚落如雨。原來這

大聖不怕火，只怕煙。當年因大鬧天宮時，被老君放在八卦爐中，煨過一番，他幸在那巽位安身，不會燒壞；只是風攪得煙來，把他燭做火眼金睛，故至今只是怕煙。那妖又噴一口，行者當不得，縱雲頭走了。那妖王却又收了火具，回歸洞府。

這大聖一身煙火，炮燥難禁，徑投於澗水內救火，怎知被冷水一遍，弄得火氣攻心，三魂出舍，可憐氣塞胸膛，喉舌冷，魂飛魄散，喪殘生，慌得那四海龍王，在半空裏收了雨澤，高聲大叫：『天蓬元帥！捲旛將軍！你在林中藏隱，且尋你師兄出來！』

八戒與沙僧聽得呼他聖號，急忙解了馬，挑着擔，奔出林來，也不顧泥濘，順澗邊找尋。只見那上溜頭，翻波滾浪，急流中淌下一個人來，沙僧見了，連衣跳下水中，抱上岸來，却是孫大聖身軀。噫！你看他蹉跎四肢伸不得，渾身上下冷如冰。

沙和尚滿眼垂淚道：『師兄！可惜了！你億萬年不老長生客，如今化作個中途短命人！』八戒笑道：『兄弟莫哭。這猴子佯推死，嚇我們哩。你摸他摸，胸前還有一點熱氣沒有？』沙僧道：『渾身都冷了，就有一點兒熱氣，怎的就得回生？』八戒道：『他有七十二般變化，就有七

十二條性命。你扯着脚，等我擺佈他。」

真個那沙僧扯着脚，八戒扶着頭，把他拽個直，推上脚來，盤膝坐定。八戒將兩手搓熱，件住他的七竅，使一個按摩禪法。原來那行者被冷水冰了，氣阻丹田，不能出聲，却幸得八戒按摸揉擦，須臾間，氣透三關，轉明堂，沖開孔竅，叫了一聲「師父啊！」沙僧道：「哥啊，你生爲師父，死也還在口裏。且甦醒，我們在這裏哩。」

行者睜開眼道：「兄弟們在這裏？老孫吃了虧也！」八戒笑道：「你纔子發昏的，若不是老豬救你啊，已此了帳了，還不謝我哩！」行者却纔起身，仰面道：「敖氏弟兄何在？」那四海龍王在半空中答應道：「小龍在此伺候。」行者道：「叫你遠勞，不曾成得功果，且請回去，改日再謝。」龍王帥水族，泱泱而回，不在話下。

沙僧攙着行者，一同到松林之下坐定。少時間，却定神順氣，止不住淚滴腮邊，又叫「師父啊！」

「憶昔當年出大唐，巖前救我出災殃。三山六水遭魔障，萬苦千辛割寸腸。托鉢

朝餐隨厚薄，參禪幕宿或林莊。一心指望成功果，今日安知痛受傷！」

沙僧道：「哥哥，且休煩惱。我們早安計策，去那裏請兵助力，速救師父耶。」行者道：「那裏請救麼？」沙僧道：「當初菩薩吩咐，着我等保護唐僧，他曾許我們，叫天天應，叫地地應。那裏請救去？」行者道：「想老孫大鬧天宮時，那些神兵，都禁不得我。這妖精神通不小，須是比老孫手段大些的，纔降得他哩。天神不濟，地煞不能，若要拿此妖魔，須是去請觀音菩薩纔好。奈何我皮肉酸麻，腰膝疼痛，駕不起筋斗雲，怎生請得？」

八戒道：「有甚話吩咐，等我去請。」行者笑道：「也罷，你是去得。若見了菩薩，切休仰視，只可低頭禮拜。等他問時，你却將地名，妖名，說與他，再請救師父之事。他若肯來，定取擒了怪物。」八戒聞言，即便駕了雲霧，向南而去。

却說那個妖王在洞裏歡喜道：「小的們，孫行者吃了虧去了。這一陣雖不得他死，好道

也發個大昏。——咳，只怕他又請救兵去也。快開門，等我去看他請誰。」

衆妖開了門，妖精就跑在空裏觀看，只見八戒往南去了。妖精想着南邊再無他處，斷然是請觀音菩薩，急按下雲，叫：「小的們，把我那皮袋尋出來。多時不用，只恐口繩不牢，與我換上一條，放在二門之下，等我去把八戒賺將回來，裝於袋內，蒸得稀爛，犒勞你們。」原來那妖精有一個如意的皮袋，衆小妖拿出來，換了口繩，安於洞門內，不題。

却說那妖王久居於此，俱是熟遊之地。他曉得那條路上南海去近，那條路去遠。他從那近路上，一駕雲頭，趕過了八戒，端坐在壁巖之上，變作一個假觀世音模樣，等候着八戒。

那獸子正縱雲行處，忽然望見菩薩，他那裏識得真假？這纔是見像作佛。獸子停雲，下拜道：「菩薩，弟子豬悟能叩頭。」妖精道：「你不保唐僧去取經，却見我有何事幹？」八戒道：「弟子因與師父行至中途，遇着號山枯松瀾火雲洞，有個紅孩兒妖精，他把我師父攝了去。是弟子與師兄等，尋上他門，與他交戰。他原來會放火，頭一陣，不曾得贏；第二陣，請龍王助雨，也不

能滅火。師兄被他燒壞了，不能行動，着弟子來請菩薩。萬望垂慈，救我師父一難！

妖精道：『那火雲洞洞主，不是個傷生的；一定是你們沖撞了他也。』八戒道：『我不曾沖撞，也是師兄悟空沖撞他的。他變作一個小孩兒，吊在樹上，試我師父。師父甚有善心，教我解下來，着師兄馱他一程。是師兄攬了他一攬，他就弄風兒，把師父攝去了。』妖精道：『你起來，跟我進那洞裏見洞主，與你說個人情，你陪一個禮，把你師父討出來罷。』八戒道：『菩薩呀，若肯還我師父，就磕他一個頭也罷。』妖王道：『你跟我來。』那馱子不知好歹，就跟着他，竟回舊路，却不向南洋海，隨赴火雲門。

頃刻間，到了門首，妖精進去道：『你休疑忌，他是我的故人，你進來。』馱子只得舉步入門。衆妖一齊吶喊，將八戒捉倒，裝於袋內，束緊了口繩，高吊在馱梁之上。妖精現了本像，坐在當中道：『豬八戒，你有甚麼手段，就敢保唐僧取經，就敢請菩薩降我？你大睜着兩個眼，還不認得我是聖嬰大王哩！如今拿你吊得三五日，蒸熟了賞賜小妖，權爲案酒！』

八戒聽言，在裏面罵道：『潑怪物！十分無禮！若論你百計千方，騙了我吃，管教你一個個

遭腫頭天瘟！』獸子罵了又罵，嘍了又嘍，不題。

却說孫大聖與沙僧正坐，只見一陣腥風，刮面而過。他就打了一個噴嚏道：『不好！不好！這陣風，凶多吉少，想是豬八戒走錯路也。』沙僧道：『他錯了路，不會問人？』行者道：『想是撞見妖精了。』沙僧道：『掃見妖精，他不會跑回？』行者道：『不停當，你坐在這裏看守，等我跑過湖去打聽打聽。』沙僧道：『師兄腰疼，只恐又着他手，等小弟去罷。』行者道：『你不濟事，還讓我去。』

好行者，咬着牙，忍着疼，捻着鐵棒，走過湖，到那火雲洞前，叫聲『潑怪！』那把門的小妖，又急入裏報：『孫行者又在門首叫哩！』那妖王傳令叫拿，那夥小妖，鎗刀簇擁，齊聲吶喊，即開門，都道：『拿住！拿住！』

行者果然疲倦，不敢相迎，將身鑽在路旁，念個咒語叫『變！』即變做一個鎖金包袱。小妖看見，報道：『大王，孫行者怕了；只見說一聲拿字，慌得把包袱丟下，走了。』妖王笑道：『那

包袱也無甚麼值錢之物，左右是和尙的破偏衫，舊帽子，背進來拆洗做補襪。」一個小妖，果將包袱背進，不知是行者變的。行者道：「好了！這個銷金包袱，背着了！」那妖精不以為事，丟在門內。

好行者，假中又假，虛裏還虛，卽拔一根毫毛，吹口仙氣，變作個包袱一樣；他的真身，却又變作一個蒼蠅兒，釘在門樞上。只聽得八戒在那裏哼哩，哼的聲音不清，却似一個瘟豬。行者嚶的飛了去尋時，原來他吊在皮袋裏也。行者釘在皮袋，又聽得他惡言惡語罵道：妖怪長，妖怪短，「你怎麼假變作個觀音菩薩，哄我回來，吊我在此，還說要吃我！有一日我師兄——

「大展齊天無量法，滿山潑怪等時擒！解開皮袋放我出，築你千鈞方趁心！」

行者聞言，暗笑道：「這獸子雖然在這裏面受悶氣，却還不倒了旗鎗。老孫一定要拿了此怪。若不如此，怎生雪恨？」正欲設法拯救八戒出來，只聽得妖王叫道：「六健將何在？」時有六個小妖，是他知己的精髓，封爲健將，都有名字：一個叫做雲裏霧，一個叫做霧裏雲，一個叫做急如火，一個叫做快如風，一個叫做興烘烘，一個叫做掀烘烘。

六健將上前跪下。妖王道：『你們認得老大王家麼？』六健將道：『認得。』妖王道：『你與我星夜去請老大王來，說我這裏捉唐僧蒸與他吃，壽延千紀。』六怪領命，一個個厮拖厮扯，竟出門去了。行者嚶的一聲，飛下袋來，踢定那六怪，躲離洞中。

畢竟不知怎的請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